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池三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穡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池三僧問如何是金輪

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諭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一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立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只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

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

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

再坐盤中弓落蓋池三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池二再坐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

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

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

鶯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

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

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  
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  
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藍碧眼胡人豈能見曰

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  
瘡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

師曰鶴透羣峰何伸向背間雪峰一曲千人

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

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

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池三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

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

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

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挿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閻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

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繩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遂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

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手回首沙門所見誠  
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  
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  
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  
擬欲吞聲不消一攬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

何師曰俊鷄趣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  
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  
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  
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  
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  
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蔽得著是好手問放鶴  
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奈頭上一點何  
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  
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

卷三

五

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  
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  
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  
無對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  
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  
丈大眾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  
睡以拄杖一時趣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  
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  
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  
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  
廝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  
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  
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  
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  
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

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

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

麼問學人擎雲攬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授

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趨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燄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含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

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

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

牛生犢子臨岐誰解奏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

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

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貶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腳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

救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

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sup>三</sup>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

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

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

人乍入叢林祖師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

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

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

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

捨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

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叅衆山來日上堂

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

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摶衣久承印記

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

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趣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

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

方丈

建州白雲令尊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

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

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

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

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  
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  
示山乃放身便倒卷三師從此契悟即禮謝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  
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  
曰要頭卷三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  
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

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  
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

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  
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饑烈士也應難  
懵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  
起去問驕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  
覓九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  
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  
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  
曰莫是屈著汝麼九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

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  
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  
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  
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

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  
前義手師曰靈鷲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  
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  
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  
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  
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  
前異師頌石葦接三平曰解擘當胸前因何  
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

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  
超佛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  
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  
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覲面分付不待文

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  
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  
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  
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  
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  
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  
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

進

十

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  
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  
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  
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  
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

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喚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

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後如何眼云蒼天蒼天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腳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鴟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

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底如老師  
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  
搊搊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  
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  
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  
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  
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  
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  
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  
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寶道我別有宗  
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  
點胸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  
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  
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  
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

卷三

三

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不  
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  
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  
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  
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  
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  
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  
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  
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  
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  
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  
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  
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  
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

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

三

三

十方眼師曰貶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

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泰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頤問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傘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傘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傘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

花

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紙如羅漢恁麼道暮在甚麼處

問僧汝

在招慶有甚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生舉曰和尚因甚麼如此師曰汝話隨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問如<sup>池三</sup>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你本來心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甚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甚麼人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問但得本真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荼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

偶謐真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禪師台州人也得法立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

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

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瘡痘是仙陀滿眼時人

不奈何祇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

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

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

<sup>池三</sup>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

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

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

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知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悟悟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閻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閻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沒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聲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麼？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

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  
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  
來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  
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  
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即今  
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泉州莆田  
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  
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  
二年玄沙將示滅闡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伊  
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  
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  
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  
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

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  
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寥莫道不堪  
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  
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  
一人爲侶伴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  
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  
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  
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  
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  
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  
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  
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攬大  
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  
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

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

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體搜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貶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

寶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

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冲奥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遍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

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臘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以杖趕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  
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  
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

東拄西拄

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  
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  
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  
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  
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  
駄像夜裏像駄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  
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  
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頓悟幽旨玄沙記曰

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  
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  
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  
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  
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

阿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

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  
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攢之僧問雲臺欽  
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  
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

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庵主  
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  
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  
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  
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

前自然馴遠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眾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竟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

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竟徹底所從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時

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尔每日口喫喫底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來便出去洎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眾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眾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

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墮主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

何師曰怎樣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值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眾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

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琉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閻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  
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  
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曰此  
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  
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

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  
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  
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  
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  
劍州裏潮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

處州翠峰從欽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  
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  
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鷺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

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  
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  
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  
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  
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  
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  
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  
相共作箇榜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  
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  
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  
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  
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  
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  
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

愧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

達

孟

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豫章鐵柱豎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馳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祇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

待商量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音釋

婺 七遇切音  
荔 莆州名 續 里眷切音  
羊 而大角有圓 犧 感文  
夜 則懸角木上 以防患 珠 美  
初 江切音 沈 戰日深  
窗 擊也 箸 治據切音  
匙 箸飯具 宁 荦 森切音  
櫛 檳 似丁